

逮 捕

——绑架妻子，诱捕丈夫

松原俊三郎

(监督警尉 搜查主任)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，打破门进去。”当我站在外面大门前这么想着的时候，刑事警察们也跑来了，踢破了门就闯了进去。我赶紧把脊背紧贴在隔开房间的墙壁上，用手枪对着里屋的门，一面十分注意地警惕着四周。三名刑警把身体伏在火炕的烧火口和炉灶旁边，其他两名刑警用水缸当掩体，各自拿着毛瑟1号手枪，朝同一个门的方向屏住气息。从踢破的大门外面，零下40度的空气像白云似的团团飘了进来。

我用眼神向刘万全刑警示意。他向里屋高声喊道：“我们是警察呀，还不明白吗？快开门！”还是没有什么回答。“要是磨磨蹭蹭的可要开枪啦……日本人也来啦！”说着，迅速地砰砰两声，手枪开火了。随着两声枪响，柜橱的碗被打得粉碎，屋内婴儿的哭喊声突然响了起来。“要是反抗就要向里边开枪啦……举起手来，一个人一个人地出来，饶你们的命，里边有几个人？快说！”

“谁也没有，只有我和孩子。”里屋传来了青年妇女充满怒气的尖锐声音。刑警们的眼睛一齐注视着我。

“好，是女人。进去！”刘万全和高鹏举扑向房门，门怎么也打不开。发急的崔鹏程从南墙边迅速绰起了锄头，照着门咚咚敲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锄头被敲断了，门也被打破了，六个人拥进屋内。背靠着墙紧紧抱着婴儿的25岁左右的妇女，对白天意外闯入的人非常生气，一只手拿着剪刀，做好了谁走近前就扎谁一剪子的准备。

“别动！”六只手枪一齐瞄准妇女。一瞬间，妇女稍稍弯下腰来，把婴儿保护在怀里，苍白的脸气得发抖，闪电般的眼光盯住我，像要阻挡我似的。“妈的，反抗吗？”我跳上了火炕，用防寒长靴踢倒了妇女。

“怎么？就一个女人吗？”我放下心，环视一下屋内。在倒下的妇女旁边，乱放着正扎的草鞋底和做鞋底的碎布。在屋里土地的角落里，有一只高宽各50厘米、长1米左右的衣箱，上面有一个茶碗和叠着的两三床破被褥，墙上吊着四五颗包米（玉米），此外什么也没有了。这是一个空荡荡的边长4米左右的四方形小屋。

“喂，女人，你是张春生的老婆吧……你丈夫是个大马贼，是八路的狗，我们掌握了确凿的情报。你丈夫上哪儿去啦？快说！”

“我，不知道。”妇女像是发泄怒气似的说道。她猛地转过身去，背向着我。

“混蛋，瞧不起人呀……喂……我可是一个够年头的日本警察，而且是勋七等功七级的柔道老师，能让你这个笨蛋老百姓的老婆看不起吗？等一会儿你可别哭着求我……喂，大家搜查！”我走向衣箱，崔鹏程用刚才打折了的锄柄咚咚敲着墙壁和屋子的土地，开始搜索了。马德祥卷起火炕上的破草席。我把衣箱上的茶碗和被褥扔在了泥地上，然后打开

箱盖一看，里面装着旧衣服和破烂。上面有一个小筐，装着三个鸡蛋。我一扔到地上，鸡蛋就破了。妇女一看见，就从炕上跳到地下，喊道：

“啊，你干什么？这些鸡蛋是因为我生病，奶不够，给孩子吃的。”说着，想要拾起筐子。

“什么，这样的东西，哼！”我用防寒长靴把鸡蛋踩得粉碎。

“啊，啊，现在鸡不生蛋了。”她一边说着一边拼命地紧抓住我的脚。

“唉，讨厌的娘们！”咚的一声，我的防寒长靴朝着妇女胸部踢去。

“呜呜，呜呜！”妇女惨叫着倒了下去，但是又痛苦地挣扎着站了起来。她那燃着怒火的眼睛死盯着我，咬紧牙关看着我不断从衣箱里扔出来的穿的衣服和布头。我拍了拍手上的土。史岳山和高鹏举两人各自从外面推来一辆全新的自行车进入屋里。

“没有找到人，但是在外面的小屋里有两辆自行车。”他们说。

“这是好的自行车，最近不大容易到手，现在都是代用品。”我靠近他们前面悄悄说道，“把这个拿回去……好吗？我那辆旧的给你们处理吧……懂吗？”两个人对望着，狡猾地微微咧开嘴笑了。

“我丈夫给附近的农民修理自行车，靠这来维持生活。这辆自行车是邻居托付修理的，是重要人物的东西，还给我！”我的耳里突然听到这愤怒得发抖的尖锐声音。

“讨厌，警察不听你的指挥。唉，找麻烦的娘们，戴上手铐！”史岳山猛扑过去，想要给她戴上手铐。妇女突然翻

过身来，躲到火炕上。刘万金追了上去，把她胳膊拧起来，戴上了手铐。

“放开！”妇女想咬开手上的手铐。正在这时，停止哭泣的婴儿突然又大声哭喊起来。“啊，儿子！”……妇女伸出戴上手铐的双手，把孩子小心地抱了起来，蹭着脸，流着几行眼泪，咬着嘴唇。

“空手回去，科长没有面子，要是你丈夫不在，你替他去吧。”我说。

目不转睛盯着手铐的妇女，向我转过身来，规规矩矩地端正姿式跪倒在地，磕着头道：“大人，我现在有病，要是找我丈夫张春生有事，等我丈夫回来，一定带他到齐齐哈尔去，请把手铐给我打开吧，孩子也要死了。”她多次在地上磕头，合起手来作揖。

“哈哈……不行。哭求的手法已经是老一套了。”我那冰冷的声音在屋内整个空间回响着。从外面刮进一阵寒风，吹动着妇女蓬乱的头发。

“啊，误了火车可不得了，快押走吧。”

妇女站起来反抗。刑警们连拉带扯勉强把她拉到已在外等着的爬犁上，戴上了脚镣。妇女刚想解开脚镣，手就紧紧地冻上了。手上的皮脱掉，血流了出来，冻在爬犁上。崔鹏程从屋里提出婴儿，扔到妇女手里。妇女没有办法，只好用破烂的被子把婴儿包上，再用一条被子包住自己的身体。可怜的婴儿哭声，遇到寒气，好像是在我耳边抗议似的响着。我对那个拉来带路的北安省^①依安县长阳镇村村长说道：“张春生要是回来了，你负责带到齐齐哈尔。那就把他的老婆、孩子还给他。从今天起10天之内的，等到1942年2月10日。如果他逃跑了，你与家属同罪。明白吗？”我留下话

后就奔泰安镇火车站，乘着爬犁飞奔了四个小时。在零下40度的北风狂吼中，三匹马在北满的旷野上奔驰，马蹄好像卷起了暴风雪，雪片不断。我感到脸上像针刺一样痛，不由得把脸深深地埋在毛皮外套里看着妇女。妇女的头发被雪冻得粉白，脸色通红，然后变成了紫色。但是，妇女把婴儿紧贴在自己的肌肉上，婴儿哭了，就敞开胸怀让他吃奶，同时咬着嘴唇死盯着我。

从泰安镇乘火车，四小时后到达齐齐哈尔，已经过了半夜12点。母子被扔进了看守所，咔嚓，重重的铁门关上了。

此后过了10天，傍晚——

“长阳镇村长抓住张春生后到这里来了。”刘万全闪着奇怪的眼光，盯着我的脸说道。

“哼，那是预料得到的。这就是‘立即见效’的道理……立刻拷问，叫他交代背后关系和同犯。要是招了，就逐个抓来。”

这样，接连三天用水刑、吊打、过电等刑法拷问，张春生一句也不交代。

“好，要是这样，就用最后手段啦。把张春生带出来！”

“快走吧！”走廊里响着马德祥刑警的声音。随着哗啦哗啦的脚镣声，刑事室的门刷地敞开，裸着上半身的张春生进来了，宽阔的肩膀，圆粗木棒似的胳膊，到处交错重叠着紫色肿胀的鞭痕和棒迹。他双颊带着疙瘩刺儿，嘴唇厚厚的，不屈的眼光火辣辣地瞪着我。

“这个混蛋是反日分子，打他！”我挥起了挂在旁边墙

① 日本占领我国东北，伪“满洲国”成立后，日伪为了便于统治，将东北三省划分为若干小的行政省区，北安省即为其中之一，位于黑龙江省内。

——译者

上的像棒球球棒似的大棒子，啪啪接连不断地把他打翻在地。“呜呜！”他发出惨叫。我对弯曲着身体向前摔倒在地板上的张春生，仍然不断地狠打着：“混蛋，稍微尝到厉害了吧？好好记住我的脸。这就是对人小看的结果。好，现在开始上主要的一道菜啦，吊起来！”

刑警们簇拥而上，把张春生的两手绑在膝盖下面，从腋下穿过铁棒，在垫上两张桌子架起来的台子中央吊了起来。张春生胳膊要掉下来似的痛得扭歪着脸，咬紧牙关，挣扎着反抗。10分钟……20分钟，最后，力气用尽了。在精疲力竭地耷拉下来的额头上，大粒的粘汗珠渗了出来，顺着脸颊从下颏滴到地板上，地板完全像冲过水似的濡湿着。

“哈哈……正是好时候……叫他老婆和他见面。哈哈……”我向刘万全招手，和他耳语说：“快一点叫他老婆承认是同犯。这个家伙由于想家，也一定会说出秘密来。”刘万全点了点头就走了。不久，轻轻的脚步声音在门前停了下来。妇女一步踏进房内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吓了一跳，站住了。

“啊，春生！”她叫了起来。她在发出绞肠似的惨叫的同时，像发疯一样正要跑到丈夫跟前，刷地脸色变得苍白，全身痉挛，前后左右大大晃动，“呜呜！”手往空中一抓，突然倒在地板上。“啊，畜生！”张春生喊了一声，猛然睁大眼睛，使尽全身力气进行反抗，把桌子摇得咯吱咯吱地响着。他用尽所有力量大喊道：“把女人们也这么糟蹋，你们还是人吗？”他气得拼命摇动着吊他的台子，但是脸色逐渐变得难看，终于不动了，咯噔一声把头垂到了前面。

“哼，没有志气的家伙，夫妇一起挺着不动了。扔到看守所去，泼上水！”我留下话后，为了报告情况而去了科长室。在司法科长住永警佐的胖脸上，本来就小的眼睛眯得更

加细小了。他用冷酷的声音说道：“北安省依安县受到抗日联军王明贵部队相当大的影响，那一带的‘治安’非常不好，全部是‘一色贼地带①’。张春生至今顽抗，坚不招供，也可以说明是受到这种影响。所以，不管有无证据，是否百姓，都没关系。文件上即使没有他的招供也不要紧，只要把他直到今天还进行的这种反抗记录下来，处以死刑就有充分根据。准备解送案件。那个女人病得这样，也许不能维持几天了。如果死在看守所，那太麻烦，趁现在这样赶她出去才是好办法……就这么办吧。”这声音碰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到处回响。

“拉出去算了。”刘万全拉住妇女的手，高鹏举和崔鹏程从后面推着，硬拉到警察局的大门外面，咔嚓一声把大门关上了。妇女发疯似的敲着大门喊道：

“还我丈夫！”

“我一分钱也没有！”

“我和孩子都在生病！”

随着北风可以听到妇女的哭叫声混杂着婴儿无力的哭泣声。这声音逐渐微弱下来，终于听不到了。北满冰冻的夜深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在警察局旁边的中央菜市场大门前面，风刮成的雪堆里发现被埋了一半的母子冻死的尸体。母亲一只手紧抱着婴儿，一只手像要抓什么似的。不知是谁赠给他们的送别物品——在棍头上放的两个馒头，引起行人们的注意。

简 历

原籍：岩手县盛冈市

① 指抗日联军支配的地区。——原注。

出身阶级：中农

学历：普通高等小学校二年级毕业

职业：铁路工人

所属部队名：旧“满洲国”齐齐哈尔市警察局刑事科

被捕时间地点：1945年10月7日，旧“满洲国”齐齐哈尔市

年龄：47岁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最近，在中东和各地，以大国为中心，的确又存在着火药气味。比广岛和长崎扔下的原子弹有700倍杀伤力量的氢弹，用上一两个，将使日本全部消灭。那么，最终世界上的人类又将会怎样呢？

我在23岁那年，作为日本现役士兵被拉去侵略满洲，又在支那事变^①中干过两年。我在日本是警察官，又在“满洲国”担任警察官，日夜只想拼命为国家、为国民而工作。现在才明白是受了一部分学阀和财阀的欺骗，感到无限遗憾。我已经73岁了。我的余生不管还有几年或几个月，我下定决心，必须亲自把战争的罪恶告诉那些不知道战争的人。在严寒的西伯利亚，我曾经体验过比死还辛苦的劳动和饿肚子。日本战败后，国内也因受过轰炸而很多国民被烧得无家可归，带着伤，无衣无食流浪在街头。我衷心祈求：不能再让世界上，不能再让我们的儿子和孙子辈们，经历这种痛苦的时代了。

（松原俊三郎）

^① 这里指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。——译者